

公安前沿作家侦探悬疑小说系列
DIXUEDECHENGNUO

滴血的承诺

——誓言如风三部曲之一 但远军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前沿作家侦探悬疑小说系列

CHENGNUO

滴血的承诺

——誓言如风三部曲之一—— 但远军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滴血的承诺/但远军著.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9

(公安前沿作家侦探悬疑小说系列,1. 誓言如风三部曲)

ISBN 7-81109-482-7

I. 滴… II. 但…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1085号

滴血的承诺

DIXUE DE CHENGNUO

但远军 著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10003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2006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9月第1次

印 张:23.75

开 本:640毫米960毫米 1/16

字 数:338千字

印 数:0001~3000册

ISBN 7-81109-482-7/I·102

定 价:38.00元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发行部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010)8390325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E-mail: cpep@public.bta.net.cn

www.phcpps.com.cn

www.jgclub.com.cn

重庆市委宣传部

文艺精品工程特别签约作品

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

——作者题记

序

依照我和重庆市委宣传部文艺精品工程办公室签约时呈报的“选题”内容,显然这部书还没有写完。原计划是要从《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写到2000年前后的,其跨度应是整整10年。10年,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迈出了艰难的步伐,不少有识之士和法律工作者为迎来依法治国的曙光不遗余力地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有的甚至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任何一种新生力量的诞生和成长都需要经历阵痛,好比母亲生育孩子,没有阵痛,就没有希望。但是,在强权一统曾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这种从人治过渡到法治的阵痛,无疑是一次脱胎换骨似的革命,它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和想象。我在警营工作多年,而且至今仍摸爬滚打在公安机关最基层、最前沿阵地,和普普通通的民警们朝夕相处,苦乐与共。因此,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有责任拿起笔来,“记录”下他们在此特殊时期的喜怒哀乐,“说”他们心里想“说”的话,“惩”他们在个别地方、个别环境里一时还“惩”不了的恶。

这部小说,只讲述了长仁湖派出所所长陈涛的妻子和孩子被歹徒杀害,陈涛作为血案嫌疑人蒙冤入狱后得到坚持正义的教授、大学生、民警、老百姓等不同阶层不同人士的无私帮助而最终获释出狱的一段故事。情节

并不复杂,场面也不恢宏,和我的其他小说相比较,恐怕《滴血的承诺》更注重的是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和不屈不挠的人格力量的塑造,因此,人物心理的描写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同时,考虑到故事发生在乡下派出所,而且里面的几个主要人物又都有一定的感情纠葛,于是,乡村景物的描写、大学生生活的描写和细腻的情感叙述也有所注重。当然,一个人的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总是有限的,努力了,并非就一定能满足读者的阅读要求和激发起读者阅读时的快感。但是,力图写出让读者满意的作品,自始至终都是我孜孜不倦的追求。

写下这部小说的最后一段文字时,是除夕的深夜,新年的钟声刚刚敲过,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响彻云霄,万家灯火和璀璨的霓虹灯映得大街小巷如同白昼。我走出书房,踟躇在庭院花草树木的浓荫里。山茶凝碧的绿叶摇曳着闪闪的亮光,花瓣迎风招展;多年不开花的腊梅也缀满花蕊,淡淡地飘逸出馥郁的馨香……我感觉到严寒的冬天真的过去了,温暖的春天真的来到了!

是的,严寒的冬天过去了,温暖的春天来到了……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惊悚和惶惑涌进怀里,竟使我止不住泪流满面!

作者

2006 年春于重庆长寿望江路

1

血红的夕阳沉入了遥远的地平线，空阔的碧天洒满了玫瑰般绚丽的色彩。在黛青色绵延起伏的山峦下面，长仁河像银链，逶迤地淌过稻苗泛青的田野，向烟波浩渺的长仁湖漫流。波光潋滟的湖水，倒映着堤坝和小岛上绿树的翠影，使初夏的长仁湖展示出了她迷人妖娆的风姿。

坐落在湖滨的长仁湖派出所是长仁县公安局重点打造的先进派出所。全所共八名民警，两台警车，不但有宽敞明亮的办公用楼房，而且还有民警的宿舍楼和健身房、阅览室等。这在大大小小的二十多个乡下派出所中，条件之优越是绝无仅有的。当然，其得益主要还在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地处旅游胜地，派出所是公安机关的“门面”，来来往往的老百姓看见派出所就等于看见了公安局，公安局不倾力打造不行；另一方面，知道内幕的人清楚，派出所所长陈涛是县公安局局长徐大虎的侄女婿，为了突出政绩，以便提拔，县公安局对长仁湖派出所的所有投入都是带有鲜明的目的性的。

不过，陈涛似乎有些不领徐局长的情。虽然他沉默寡言，但所里的民警还是看得出来，他内心深处是瞧不起霸气十足而又唯我独尊的徐局长的。

上午，徐局长来所里检查工作，针对长仁湖日渐恶化的夏季治安状况，提出了“抓错了也要抓，关错了也要关”的口号，在会上，他就和徐局长争执了起来。

他的话很委婉，但也很有分量。他说：“《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了，其目的就是要杜绝乱抓乱关乱执法的现象发生，不管治安形势如何严峻，我们都只能依法行使职权。”

显然，他的话是对的，可徐局长能接受吗？徐大虎是什么人？长仁县的老百姓有句顺口溜：长仁一只虎，大会小会随便吼；罪犯

见了抖，百姓见了躲！那“一只虎”，指的就是徐大虎。徐大虎最初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任长仁湖乡的党委书记时，就以雷厉风行、说到做到著称。1983年“严打”期间，适逢长仁湖乡改为长仁湖镇，他的“铁拳头”便立即得到了时任县委书记的赏识并派上了用场。那县委书记在部队和徐大虎是战友，同在一个连队。虽然徐大虎仅初中文化，谈不上什么理论水平和管理才能，但“战友”的特定涵义，像一条纽带，紧紧地徐大虎和县委书记捆绑到了一块。于是，在县委书记的亲自关照下，徐大虎顺理成章地当选县委常委，紧接着调到县里任政法委书记，同时兼任公安局局长。改革开放初期，人才青黄不接，加上干部任免又没有有一个规范化的体制，领导说你好就好，领导说你坏就坏，因此，徐大虎的“高升”似乎是常理和意料之中的事情，没有人对此提出过多的置疑。那一任，是徐大虎官场生涯的转折。一个县的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要说官职有多大也不是，但在山高皇帝远的偏远小县里，却绝对是实权在握的头面人物。有了这实权，徐大虎的屁股一天坐得比一天牢，直到后来，尽管县委书记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差不多10年了，他依然还是稳如泰山。本来他就“包胆大”，日积月累起来的官气更是鼓噪得他自命不凡，拿他自己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来说便是：只要我徐大虎在长仁，谁也莫想翻天！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长仁的天在他兼任公安局局长的日子里，没有翻过。别说翻，就是“变脸”的时候也极少。一年前，《行政诉讼法》刚实施，一个被收容审查的农民想试试法律的威力，告公安局，法院居然判决公安局败诉。他认为长仁的天要翻了，于是，力挽狂澜，在判决的当天晚上，就组织全局民警，硬是挖地三尺，抓到了几个正在赌博的法官，予以了重处……

这样的“一只虎”，能容得他亲手提拔起来的小小派出所所长在会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顶嘴逞能吗？肯定不能！

因此，听了陈涛的话，徐大虎的脸顿时拉长得像搓衣板。他把茶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指责道：“你这话什么意思？法律到底是政权服务还是为不法分子服务？像你这样软弱可欺瞻前顾后的还配不配当所长？”

陈涛的脸色也变了。坐在他旁边的指导员杨帆害怕他俩干起来对陈涛没有好处，赶紧伸手偷偷地碰了碰陈涛的后背，示意他少说两句。

陈涛和杨帆同年同月生，陈涛只比杨帆大10天，两人搭档，配合默契，关系也处得融洽。杨帆的暗示，使陈涛冷静了下来。不过，这件事，却影响到了陈涛和妻子徐薇之间的关系。吃午饭时，妻子徐薇不知从哪儿得到了消息，一个劲地责怪陈涛不给她伯父面子，他听得不耐烦了，就和徐薇吵了一架。按说，他是不该和徐薇吵架的，虽然徐薇脾气不好，个性强，可他毕竟三十出头的人了呀，他应该让着妻子！平时蛮和气的他，今儿个偏发了疯，竟不顾邻居的劝阻，甚至还不顾刚上幼儿园的女儿的哭喊，将家里的锅碗瓢盆砸了个稀巴烂……

整整一个下午，他都没有好心情。昨晚抓的赌博人员，办案民警请示他如何处理，他先是说全放了，后又说全报处治安拘留。杨帆见他情绪不稳定，劝他早点回家休息。他说：“没啥，就想发发火，老是憋在心头不舒服！”

杨帆硬把陈涛推进值班室里要他好好地睡一觉。陈涛本来就是性情中人，直肠子，气来得快，消得也快，一觉醒来，他的烦恼早已烟消云散了。默然中，想起妻子和孩子，心中不免愧疚。当初，大学毕业后分回老家，在长仁湖中学教书，不是和徐薇结婚，他能跳槽到公安机关做民警和所长吗？再说，在那样的场合，顶撞领导，的确也不是明智的做法。换成任何一个人，恐怕同样难以接受！何况徐局长还是长辈，又有恩于自己！

是下班的时候了，过问了一下赌博案的处理情况，他就准备早点回家。妻子生他的气，他却不能和妻子赌着生气。妻子是中学的音乐教师，学校分了一套二室一厅的住房给他们，为了照顾所里其他民警，他把所里分给他的住房让出去了。总凡孩子还小，虽说房屋窄小，但住得下一家三口也就行了。

孩子才五岁。孩子出生的时候，天蒙蒙亮，妻子叫他给孩子取名，他见是女孩，便突然来了灵感，说：“叫陈星吧，谐音晨星，早晨的星星，女孩取这名字好听的！”

他大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给孩子取名字自然不是难事情。徐薇也觉得名字取得好，便依从了。

路过堤坝入口处，陈长顺大伯叫住了他。陈大伯住在陈家湾，离这儿有五六里地，和他父母是邻居。陈长顺担了一担西瓜来集上卖，剩了一半在箩筐里。陈大伯说：“所长，拿两个西瓜回去吃吧，今年的西瓜很甜呀！”

陈涛走过去，微笑着，和陈长顺打了个招呼，掂起一只西瓜，说道：“大伯，你还是叫我涛儿吧，别叫所长，不中听的！”

“你看，见的世面多，说话就是不一样，哪像我那不争气的小龟孙子，整天游手好闲的不务正业，看他咋收场哩！听说他赌博又被你们关起来了，别放出来，关他一年半载的，看他还敢赌不敢赌！”

陈长顺说的是他的儿子黑二。黑二的母亲生下他就大出血死了，是陈长顺一手将他拉扯大。不过，黑二从小就不好管教，挨的打不少，惹的祸也不少。陈涛看着黑二长大，黑二的情况他是清楚的，于是，他安慰陈长顺道：“大伯，你尽力了，怪不着你的。俗话说养儿养女养得着身养不着心，他要走歪门邪道你也没办法。他是被我们抓了，不过下午已经放出来了，罚款他没钱，就只好报县局批拘留，他给指导员保证了，只要县局的裁决书下来，他就自觉自愿的去拘留所执行！”

他把西瓜递给陈长顺，要过秤。陈长顺将秤藏到身后，说：“拿去吃吧，过什么秤，大伯再穷也不至于送不起一个西瓜呀！”

陈涛坚持要给钱，陈大伯坚持不收，推来搡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是在旁边卖小五金的摊贩的撮合下，陈长顺才象征性地收了点钱。

陈涛买了西瓜，那摊贩也趁机推销起西瓜刀来。陈涛看了看刀子，选中了一把不锈钢的。他说：“家里正缺一把好的西瓜刀哩！”

他想，抱个大西瓜，再捎上一把漂亮的西瓜刀，妻子和孩子一定会很高兴的。生活嘛，哪里没有磕磕碰碰，过去了就算了，回家给妻子道个歉、赔个不是，然后，把所有的烦闷和不愉快都忘掉，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的气度！

2

沿着林荫小道，穿过茂密的樟树林，陈涛便到了家门前。

学校的教师宿舍原是部队的营房。“文革”时，怕大坝遭破坏，驻了一个排的兵力。改革开放后，长仁湖辟为旅游区，大坝成了重要的景点，因此，部队撤走了，整个湖区交给了地方管理。

长仁湖边以前是没有集镇的，也没有中学，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慢慢的，兴起了集镇，也有了中学。中学创建之初，只有两幢教学大楼，老师没地方住，当时的乡政府便将部队撤走时遗留下来的营房给了学校做教师宿舍。

两棵高大蓊郁的白兰树，仿佛两把绿色的巨伞，撑开在小平房前的花坛上。白兰花馥郁的幽香，在晚风吹拂下，沁人心脾，徐徐的，荡涤得人的心境超凡脱俗般恬静和惬意。

陈星放学回家了，举了晾衣竿站在白兰树下打白兰花。见陈涛抱了西瓜回来，扔了晾衣竿就去抢陈涛的手中的西瓜。陈涛急忙躲闪，锋利的刀子差一点割了陈星的小手。他说：“星儿，别忙，爸爸洗干净手后给你切成小块，你抱不动的。”然后，他瞟了亮着灯光的窗户一眼，低声问道：“你妈妈呢？”

陈星说：“在做饭！”

她一边回答一边硬从陈涛手中抢过西瓜，吃力地抱在怀里，脚步蹒跚着向屋里跑去，同时大声叫喊着：“妈妈，快来看呀，爸爸买了一个好大的西瓜！”

由于力气小，走得又急，跨门前的石阶时，陈星跌倒了，西瓜滚落在地上，碎成了几大块急得她哇哇大哭。陈涛一个箭步上前，企图扶起孩子，却踩到了摔碎的西瓜上，他也跌倒了，手中的西瓜刀割破了左臂，顿时鲜血流了出来，浸染了米黄色的短袖警服……

听见孩子的哭声，徐薇丢下手中的活儿跑出门来了。平房共住了四家人，陈涛一家三口住西边紧靠花坛和篮球场的两间。一间做

卧室，一间做客厅。客厅外面是回廊的一角，陈涛用砖封闭了，做了简易的厨房和浴室。徐薇就是从厨房里奔出来的。她的气本来就没有消，此时见孩子跌倒了，怒火陡升。于是，从地上扯起孩子，屁股上就是两巴掌。一边打孩子，一边老鹰抓小鸡似的，提了孩子的胳膊直往屋子里拖。她把孩子拖进客厅，掼在地上，骂道：“没见过西瓜呀，看你长大了还不跟那没心肝的一个样，翅膀硬了就认不着人……”骂完了，转身出门又去厨房里做饭。

陈涛没去理会妻子。他捂住伤口，进到客厅里。他蹲在陈星身旁，低声哄劝孩子道：“星儿，别哭，妈妈是只母老虎，心情不好，咱们不和她一般见识。快起来，爸爸给你看电视。”说着，他起身去将电视机打开了。

荧屏上正播少儿节目，欢快雀跃的“孩子们”的身影，立即使陈星止住了眼泪。陈星站起来，坐到沙发上。

陈涛将西瓜刀放到茶几上。伤口仍流血不止，鲜血滴落了一地。他去卧室找了一条毛巾来，将伤口缠裹了。

徐薇做好了饭菜，端进客厅，瞅了陈涛一眼，说：“都老大不小了，怎么还和三岁小孩子似的。伤着了就去弄点药，你以为大热天的随使用毛巾缠一缠会好吗！”她瞪着双眼看着陈涛。

陈涛自知理亏，忙陪上笑脸，说：“这就去，不要吵，听你的还不行吗？”说完，他进屋找了件短袖褂子换下了警服，然后转身出门就朝镇卫生院疾步走去。

到镇卫生院，有一二十分钟的路程。天完全黑尽了，没有路灯，行人又稀少，沿着湖边僻静的林荫道行走，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不过，陈涛习惯了赶夜路，吹撩着湖面袭来的清凉的晚风，嗅着扑鼻的禾苗和泥土的馨香，他不但不感到害怕，反而还觉得心情舒畅愉悦。那种舒畅和愉悦是从内心深处、从他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里萌生出来的，因此，荡漾在心头，简直可以说是淋漓酣畅。他到公安机关，有几次进城的机会，最终，他都放弃了。他压根儿不喜欢城市里的生活。当然，年迈的父母需要他照顾，正念高中的妹妹需要他帮助，是他选择留在长仁湖派出所的理由，但真正的缘由恐怕还是他舍不得离开这儿的湖光水色。他从小在湖边长大，他深

深地爱上了这儿的山山水水和一草一木。大学毕业后，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刚建成的长仁湖中学；调到公安局后，他同样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留在长仁湖派出所。所谓的幸福和快乐，在他看来，只是有一个安定的家，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不论是教书，还是做警察，他觉得都是自己喜欢的职业；何况还有一个深爱着他的妻子和乖巧可爱的女儿守候在身边呢！虽然妻子脾气不好，但妻子爱他是毋庸置疑的。凭着男人的直觉，他体会得出妻子的爱。女人爱一个男人，并不一定表现出来的都是温柔和体贴，有时候，愠怒和矜持同样会使女人变得迷人！

到了卫生院，医生都下班回家了，只有一个老大爷留在值班室里守楼接听电话。老大爷见陈涛伤得不轻，又淌了那么多的血，以为是抓犯人出了事，唠叨着：“如今的小崽儿凶得很，不讲王法的，要提防着才是！”然后，叫陈涛替他照看着，自个儿出门叫院长去了。

院长来查看了陈涛的伤口，清创后缝了几针。院长嘱咐陈涛：“别感染了，最好休息几天！”

陈涛说：“没事的！”

从卫生院出来，陈涛感到又饿又累。也许是出血过多，加上又没吃晚饭，腿软的不得了。到了湖边，实在走不动了，便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圆圆的明月正好推开山峦的黛影浮出来，静静的泊在灰蓝色的夜空中；几朵浅云，镶了金边儿，簇拥在周围；月光洒在湖面上，微微的波澜摇起了无数光点；光点跳跃着，闪烁着，珍珠般璀璨；麦子刚收割完，玉米开始抽穗扬花，湖畔清凉的晚风便整个儿的溢满了淡淡的禾香……

陈涛被这种毫不矫饰的禾香迷醉了，久久的，竟不肯离去。他的思绪伴随着晚风的起伏而聚散。他想起了苦难的童年，想起了充满激情的大学时光，想起了父母、妹妹、妻子和女儿……也许，他真不该顶撞徐局长，真不该和妻子吵架；都三十多岁的人了，干吗还发那么大的火！砸东西算本事吗？和妻子逞能还算是个男人吗？

越想越不对劲儿，于是，他站了起来，准备回家向妻子好好认个错。

刚起身，他就看见不远处的湖滨小道上有几只手电的光柱在摇晃着向他这边移来，看那模样，好像是不少的人在寻找什么。他觉得好奇，停住了脚步。

渐渐的能够听见说话声了，隐隐约约的，他分辨出是指导员杨帆和所里其他民警的声音。难道发案子了？他预感到一定是出了事，因此，来不及多想，便朝他们呼喊，三步并着两步奔了过去！

“你在这儿？”杨帆愣怔着上下打量他。

“怎么了？”他追问。

大家都盯着他，不言语。半晌，杨帆似乎才回过神来，也顾不上陈涛的伤，拉着他就往回走。边走边说：“回所里就知道了！”

陈涛莫名其妙，但又不好继续追问，踉跄地随着大伙往所里赶……

3

派出所小小的院坝被停放的警车挤了个水泄不通，看车牌号码，显然，徐局长和刑警大队的领导也来了。陈涛默默地跟在杨帆身后，上了二楼。在自己办公室的房门前，他止住脚步，掏出钥匙准备开门。杨帆说：“先别忙，徐局长他们在我办公室里等你，你还是上来一趟吧，他们有话对你说！”

“到底出了什么事，那么神秘干吗？”陈涛不解，问道。

杨帆摇摇头，为难地说：“叫我怎么给你讲呢，我俩搭档多年，没红过脸，也没隐瞒过你什么，对吧？可今几个不同，我不能对你讲。陈所，我了解你的为人，我相信你，请记住我此时对你讲过的话，不论遇到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我都希望你能保持冷静和坚强。所有的委屈和痛苦，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过去的……好吧，到我的办公室来！”他伸出手，在陈涛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拍，然后上了三楼。

陈涛更加迷惑了，他猜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踟躅着，慢吞吞地跟着杨帆挪动双脚到了三楼杨帆的办公室门前。门大开着，烟雾弥漫了整个房间。虽然风扇旋到了最快的速度，可依然十分闷热。徐局长和刑警大队的刘玉明大队长坐在办公桌旁的沙发上，一个劲地吸烟。见杨帆和陈涛进屋来，徐局长斜过目光瞟了陈涛一眼，朝靠房间里边的木椅子努了努嘴，说道：“坐吧！”

陈涛惶惑不安地坐下了，两只眼睛骨碌碌地来回转动，打量着每一张熟悉而此时又显得陌生的面孔。

“你也坐下，站着干嘛！”徐局长又对杨帆说道。

于是，杨帆坐到了刘大队长的身旁。

徐局长端起茶杯，吹开飘浮的热气，呷了两口茶，然后不紧不慢地问陈涛道：“你手臂怎么了，刚才去了哪儿？”他打量着陈涛短袖褂子上的血迹和因受伤缠着纱布的左臂。

陈涛想了想，试探着说：“很重要吗，我可不可以不回答？”他看不惯徐局长斜着眼睛盯人的模样，因此，怪毛病又犯了。

“混账，你在和谁说话！”徐局长把茶杯一摔，陡地站了起来，两眼直视着陈涛，直冒火花。

茶水洒了一桌子，杨帆赶紧起身找了抹布来擦拭，同时，偷偷地给陈涛使眼色，要他克制。

陈涛没理会杨帆。他见徐局长发火，以为是针对他和妻子吵架的事而来的，因此，倔劲上来了，也不示弱。他对徐大虎说：“摔啥茶杯，你是领导，又是长者，对人对事都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别老是耍霸王作风，即便我和徐薇闹翻了天，说到底也是家事，用不着你大驾亲征……”

“陈所长！”杨帆见陈涛滔滔不绝，害怕事情闹僵了不好收场，唤了陈涛一声。

“让他说，看他还能说多久！”徐局长气得脸色铁青，他挥一挥手，吩咐刘大队长：“按既定的方针办，先搞清楚他的伤是怎么形成的后再说！”说完，他愤愤地出门走了。

刘大队长望着杨帆，犹豫不决，末了，他招手把杨帆叫到了门外的走道上。他低声对杨帆说：“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有再多的理由帮助陈涛看来也是白搭了。既然徐局长铁了心，就只好依徐局长的了。我本来的想法是等现场勘验结果和血迹化验报告出来后再正面找陈涛谈，不曾想到会来的这样快。我担心万一搞错了陈涛真的没法承受……”

杨帆沉默了许久，回答说：“别无选择，按徐局长交代的办吧！”

说完，他俩一前一后回到屋子里。刘大队长搓着双手，对陈涛说道：“陈所长，不知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假不知道，你妻子和女儿遇害了……”

陈涛跳了起来，瞪大双眼看着刘玉明，他不敢相信刘大队长所讲的话是事实！

“是真的，她们母女俩遇害了，刑警正在现场勘验。大概一个小时前，她们母女被人用西瓜刀杀害在家里。关键是你中午和妻子